

## 在安溪喝茶想到苏东坡

□王必胜

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蓊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在苏东坡的众多咏茶作品中，令人难忘的是这首《浣溪沙》，虽是游历之作，却在赏景饮茶的平常物事中寄寓深意，茶与事，茶与情，茶与时光人生，尽显其中。

对于茶，我十分喜好，有点依赖，有如饭食，一日数餐，凡饮水多是热茶，外出时也常带上一杯。可我只是个简单的茶客，不大讲究。平时喝绿茶多，什么毛尖、瓜片、春芽、火青、银针等等，精的粗的轮换着，多因北方干燥，法火除燥，所以亲近绿茶的清淡纯和。当然，也并非专一，有时青睐红茶或是乌龙茶，比如大红袍、金骏眉、冻顶、滇红之类，更多的则是早负盛名的铁观音了。

没想到，这次就有了机会，走进铁观音的腹地。深秋某夜，在安溪龙涓乡一个群山环绕的茶园，住木制的华祥苑，与作家朋友世旭、阮直、青梅三人喝茶夜话。木楼板房，人一走动，吱吱作响，更显山野静寂。屋外，皓月如镜，山鸟啁啾，夜气明丽，可见隐隐绰绰的山坡茶林，话题由桌上“金凤凰”茶，说到茶事、人情，也说到文事、世情。茶是闲聊助兴的一盘好菜。夜深人静，茶味渐淡，却谈兴不减，回房间了无睡意，就想起古人的咏茶诗文，苏东坡这首词就自动冒出来了。

在铁观音的家乡想起苏东坡，缘于诗，还是缘于茶？

苏东坡与茶，留下诸多话题。据说，他写有50多篇有关茶的诗文。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，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，“酒困路长惟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，敲门试问野人家”……这些诗句朗朗上口，意境清新，过目难忘，流传至今。他的文章《叶嘉传》以茶喻人，说茶议事，托物言志，为小品文的极致。叶嘉是一位茶人（有人说它是茶叶的拟身，脱化于陆羽的“南方嘉木”句），为八闽人氏。我好奇，苏东坡虽然记游文字很多，专门写人的却寥寥。作为文章大家、诗词宗师，他为何对一个似有似无、籍籍无名的福建茶人，有如此的描写和关爱？

苏东坡笔下的叶嘉，生活在闽西北建安、婺源（今建瓯）一带，离闽南安溪有300多公里之遥。我们在安溪喝乌龙茶，想象着他写此文的的情景。900多年前，一代文豪、茶客，在江浙几番盘桓，不曾行旅附近的八闽，却写武夷山一带的茶事，以“风味恬淡，清白可爱”的叶嘉，抒发一个文人的心志。苏东坡一生坎坷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颠沛流离，芒鞋竹杖，风雨无情，却性情豁达，超然自适，煮茶品茗，心性淡然，恰似他所吟咏的茶人叶嘉的品性。

饮茶赏茗，唐代始盛，茶艺茶道，宋代更兴。宋代以后，种茶焙茶，先是在西南、北方的兴隆，后渐有东南之后发，海禁之开，丝绸之路的海上通道形成，于是，闽中茶事也由武夷一脉渐成气候。苏东坡专为闽中茶人立传，也可看出当时福建的茶事在文人中的地位。他写的建溪茶，声名响亮，如今的安溪茶也属此一类。据考证，安溪在唐代就大量产茶，铁观音的名声是在清代以后渐为扩大。有人说这是因为清乾隆的青睐。尧阳乡的文士王士让，从家乡带去朝廷赠予侍郎方苞，后呈贡皇帝，乾隆十分喜爱，见其乌润如铁，形似观音，赐以这个流传的芳名。这以后，铁观音作为乌龙系列的佼佼者，其声名日隆，广为流传。

有幸来到当年王士让采掘贡贡的老茶树遗址，圈围起来的门楼上写着颂联，石碑上镌有“正铁观音母树”。母树一人高许，长出很多枝条，其叶青翠，瘦小得辨不出它的年份。为保护此树，专修有大理石的纪念牌楼，高六七米，更衬出它的矮小，旁边有当年发掘母树并送茶朝廷的王老先生纪念馆。铁观音的故事，比起中国其他名茶来，已是简单得小巫见大巫了。不说唐代的陆羽，有专门论述茶叶的名著，即使在汉代，茶叶与西域的交往曾是重要盛事。但这个后起却独特的茶品，对闽南山乡经济和文化的影响，岂可了得。清以降，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，自福建泉州港始，经济带促成了安溪茶叶的快速发展。到了乾隆年间，因铁观音的命名，如虎添翼，安溪茶叶才逐渐走出山里，为世上知名。

中国的名产或名胜，多与文化典籍有不解之缘。特别是时下，这儿申遗，那儿命名挂牌，拉老祖宗当门面，文化先贤与某名胜或名产有“瓜葛”，就可能成为使其流行、走红的点，比如酒，比如风景点，比如菜肴，甚至一石一树一草等等，多贴上名人或古人标签，成为一种流俗。而只有这茶，好像还能守住自我，没有被庸俗风气浸染。即使像苏老夫子有这么多的喝茶的故事、写茶的诗文，不曾见有某某茶品与他套上近乎。从饮食文化和生活趣味看，茶比之酒或菜肴，更有纯正的文化气息，更体现生活情调。三两好友，一壶在桌，素心静虑，超然自适，方可得其“清欢”真味。所以，世人讲究茶道、茶艺。道是文化精神的升华，也是一种仪式和礼数。惟此，才有苏东坡这些文人大家，从咏茶品茗中阐发人生、体味人生。

在安溪，坐在古色古香的茶室里，当地朋友泡茶、请茶，尽显茶艺功夫。红木条桌上，置有专门器具，透明的玻璃杯放上一撮绿色的铁观音，手指压住杯盖，手腕轻轻摇动，洗茶，热杯，续水，慢工细活，温闲雅緻，颇有仪式感。小口杯摆放成一个圆圈，清香四溢，一饮一品，轻取慢放。想想我先生前生猛大杯的豪饮，真是有点作践轻慢了这茶之道。于是，就想到，喝茶是生理之需，享受口福，好茶养身；然而，茶叶来自大自然，“草木本有心”，团团绿叶，随水散开，喧嚣与浮华此刻隔绝，喝茶，又养心怡情。而做到这些，要有相应的心绪情怀。或许，我们说到的苏东坡们，当年看重的正是这些，不急不火，戒浮去躁，禅心而佛性，闲处静语，物我皆忘。

人间有茶，幸也；人生有茶，福也！



宏琳厝一角

里望去，层层瓦片横竖排列，道道瓦槽细密、粗糙，像是时光的皱纹；几从小草从瓦片中顽强地生长出来，在微风中轻柔地摇曳，寂寞、安静、悄无声息……阁楼有小书房，居室有副对联：芙蓉夜月开天镜，杨柳春风画国图。内厅里老式家具上的青花瓷瓶、格式墙壁上的陶器、卧室桌上的进口钟表、过道里的烛灯……每一物件、每一处印迹，似乎都传递着曾居住这闹房的女子的气息，以及她的悲喜人生。

宏琳厝的窗台设计特别人性化：窗临地面较高，这是为了保证室内生活的隐蔽性；窗屉可以上下左右推拉，将窗扇活动空间缩小到最大程度，给生活起居带来许多方便，而且，窗屉板活动的空间仅限于墙体内部，没有受到风雨的侵袭和人为的损害，宏琳厝的窗至今保持良好。

## 遗落在北方的麦子

□朝 颜

亲人？没有人能够还原当年的纷乱仓皇，为着一些不能不走的缘由，为着一个活下去、将血脉延续下去的信念，他们走啊，走啊，就这样从一马平川的北方走到了重峦叠嶂的南方。其中必有一个，是我亲爱的祖宗！

我不知道，是否有一匹马，驮起他疲惫不堪的身躯；是否有一个包袱，裹住他所剩不多的物事；是否有一条路，记得他深深浅浅的履痕。但是我知道，最后必有一块土地，收容了他生存的渴望；必有一个女人，与他共同繁衍生息。那是属于我们的一支，历百年，历千年，将一股滚烫流动的血脉伸向了麦菜岭。然后，才有了我。

我不能想象，也不敢想象，如果他成了战役中乱刀横向之下的冤魂，如果他成了迁徙途中倒毙的饿殍……真的，我们是物竞天择、大浪淘沙中幸运的那一粒发光体。那么，即使没有麦子又如何呢？

我们的胃早已习惯了南方的大米、蕃薯，我们的腿脚早已谙熟了南方的沟沟坎坎、山岗陡坡，我们的骨骼变得娇小，性格柔润温和，还有一口完全丧失了卷舌的南方口音，都为我们的生命打上了永远不可复原的烙印。梦里不知身是客啊，我们，回不去了。那些一望无垠的青纱帐，那些属于北方的高大威猛和烈性，只留在血液里，留在口耳相传的记忆里。

至镇上念中学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吃到了馒头。那一天，吨饭的搪瓷缸被人偷去，别无他法，只得战战兢兢掏出少得可怜的那点零用钱，去买馒头。一直以为它会很贵，其实并不，两毛钱一个，我买了两个。我不忍大口吞咽，像品尝一个天上的蜜桃那般细致。吃完一个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最要好的朋友水秀。我猜想她一定也没吃过，必须留一个给她。我深信那是我13岁之前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，它绵软、香甜，有着令我回味无穷的甘美。那一天，存在于生命里的味蕾记忆开始复活，我又一次为麦子而感到了莫大的遗憾。

我们的根在颍川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了。但是同一条根上生出来的许多条枝桠呢？隐约听父亲谈起过福建，然而那些多年以前的离散早已是无迹可寻了。人

## 白天鹅的踪迹

□邢秀玲

得干干净净，堪称勤劳的“清道夫”！

后来，在“千湖之国”的芬兰，在“万岛之国”的挪威，抑或在“童话王国”丹麦，也都能和天鹅相遇。北欧的夏天是最美的季节，天鹅们聚集在这里的水域，享受明媚的阳光、清新的空气，轻歌曼舞，交颈缠绵，其情融融，其乐陶陶。

难怪柴可夫斯基创作出了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，正是栖息在北欧和俄罗斯大地上的白色精灵赐予他音乐的灵感。那曼妙的白天鹅独舞曲，欢快的四小天鹅圆舞曲，早已响彻在世界每一个国度，余韵袅袅……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交响曲《图奥内拉的天鹅》，同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。图奥内拉是芬兰神话中的冥府，被一条黑水河环绕，河上游着一只孤独的天鹅。它的配偶意外死亡，这只天鹅历尽千辛万苦，来到冥府寻找爱侣。凝重忧郁的音符，忧伤哀婉的旋律，仿佛天鹅悲凄的歌声，如泣

如诉，不绝如缕……还有舒伯特的《天鹅之歌》、圣·桑的《天鹅之死》、门德尔松的《仲夏夜之梦》等经典乐曲中，都能寻觅到天鹅的影子。

音乐中的天鹅如此震撼人心，文学作品中的天鹅也不例外，同样带给人爱的启迪、美的享受。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名作《丑小鸭》，写一只饱受苦难和屈辱的丑小鸭变为白天鹅的故事，唤起过多少人绮丽的梦想？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长诗《小城》中写道：“我喜欢坐在湖水边/和我的维吉尔为伴/那里有洁白的天鹅/充满爱情与安乐/和伴侣一起，昂着头/在金色的水波上浮游……”这是一幅多么祥和恬静的画面！在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书中，作者写了天鹅上门夜访的事。这种奇特经历，只有在瓦尔登湖独自生活过两年的梭罗才能拥有。

天鹅，是真善美的象征。对天鹅的侵犯，就是对文明的亵渎，对忠贞的戏

## 六都平原上的风雨古厝

□哈 雷

古厝三进，每一进都有一个大天井，主要功能是用来采光以保证厝内光线充足及空气流通。天井的瓦顶造型是从外向里倾斜的，这在古代是很有说法的，下雨天四面八方的雨水沿着屋檐往内流，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守住财富的意思。第一进天井的左右两侧分别建有三间书院，是家中子孙读书习字的地方。第一进正厅有12根高大的圆柱屹立两侧，厅上雕梁画栋，显示出工匠们精湛的技艺。

进与进之间隔着一条横街，由过雨亭相连。过雨亭平时作挡雨的过道，据说家族中的人员穿行其间不用带雨具。万一遇到房子起火时，可以立即把过雨亭给拆了，宽大的横街能使火势得到控制不会蔓延至后院。这也都体现了建筑师的独具匠心。

整个宏琳厝包围墙体四周的风火墙，引起我浓厚兴趣。它别具一格成“几字形”，山墙轮廓方圆结合，富于变化。脊顶是一水平短墙与两端向下的斜坡相衔接，斜坡往外微微翘起，脊角装饰有花纹图案，美不胜收。更重要的在于这防火墙的防御功能。据说历史上宏琳厝曾发生过一场不小的火灾，在族人奋力扑救的同时，风火墙有效地阻止火势向边上的建筑蔓延。此外，风火墙上采用独特的乳丁瓦贴手法，既能有效地阻挡风雨的侵蚀，又能起到装饰作用。正因为有了这些风火墙的设置，才使得大量的古建筑较好地保留了下来。

宏琳厝的女儿墙，是很独特的建筑构造。女儿墙位于第三进屋檐的下方，墙体的上方两端各突出一小块装饰墙，主要是用来挡风遮雨。这小墙上的装饰彩绘生动细腻，极富文人气息。墙的两端上书“登云”、“步月”等字，体现了屋主的浪

我的村庄叫做麦菜岭。有很多年，我对这个地名百思不得其解：我们村庄种有各式各样的菜，被高高低低的山岭层层包裹，可是麦子呢，麦子在哪里？

父亲在一张新置的竹椅上刻字。他表情严肃，嘴唇紧抿，像是正在进行一个庄重的仪式。对于我的疑问，父亲充耳不闻，他只是捏着刻刀，一刀，又一刀。我看到他手背上青筋暴凸，刻刀下模糊的笔画逐渐成形——“颍川郡钟氏”。字是隶书体，有蚕头燕尾，那高高翘起的一笔，仿佛谜趣般地指向某一个遥远的地方。“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在哪里。”父亲转过身来，轻轻地说。

我忽然间有些明白父亲。那些刻在桌椅板凳上的字，那些刻在锄头镰刀上的字，甚至是刻在禾杠、畚箕上的字，其实是刻在我们兄妹幼小心灵上的字。它们早已形成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场，嵌进了我们的生命里。

关于颍川，关于钟氏，我又懂得多少？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，我们的祖先在北方，那里生长着许许多多的麦子。而麦菜岭当中那个与村庄地理完全不符的“麦”字，是否和久远的族群记忆有关？没有人告诉我。

我坐进了村小的课堂，跟随十几个年纪大于我的孩子，用拖长的乡音朗诵《瑞雪》。那一天，我将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背得滚瓜烂熟。

晚上，麦子来到了我的梦里：白厚厚的白雪融化，麦苗在广袤的田野里一根根地探出头来，针尖一般齐刷刷向着天空刺去。绿，一望无际的绿，铺天盖地的绿，一齐朝我奔涌过来。似乎是玉米苗的形状，又似乎是禾苗的样子，麦子始终用绿作为遮盖它的面纱，不肯让我确切地分辨出它的长相来。我越是急切地想要跑过去看清，却越是不能够。梦醒，我发现自己在冬天的棉被里大汗淋漓。

那时候，我与馒头之间亦隔着深远的鸿沟。我单知道它长得白白胖胖，只出现在镇上极其稀有的几家早点铺子里。它躺在大蒸笼上，冒着热气，身上披着一层薄薄的白网纱。可是它属于有工作有闲钱的人，于我，是不能逾越的奢侈，只可远观而不可饕餮焉。我认命、隐忍，从不为口腹之欲而哭闹耍赖。我只是想，不停地想，麦子是怎樣被遗落在北方的呢？

事实上，我们的祖先在从北往南的艰难跋涉中，何止是丢失了麦子这样东西？祖图？族谱？一个贴身的玉饰？一件宽袍大袖的长衫？一些共同踏上征程的

在北欧旅游期间，常常看到白天鹅的情影翩姿：或翱翔于蓝天之上，或追逐于波涛之间，或栖息于苇丛之中……

最先是在瑞典的“皇后岛”邂逅天鹅的。那是6月的一个清晨，洒满霞光的湖面上有一队洁白的天鹅，长颈细项，优雅而端庄，款款向我们游来。尽管面对的是异邦来客，它们却毫无警惕心和陌生感，目光中充满温柔的善意，宛如久违的朋友不期而遇。我们依凭湖畔石栏，以湖水为背景，拍下了各种姿势的照片，每张都有羽翼如雪的天鹅点缀其间，平添几许灵动、几缕雅趣。

翌日傍晚，我们下榻在维纳恩湖畔的一家乡村旅馆，在落日的余晖中，有幸再次观赏成群的白天鹅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湖泊，一眼望去，漫无际涯，湖边没有栏杆，使我能够近距离观察白天鹅。这里的天鹅自由、潇洒，舒展着双翅，时而高翔，时而低旋，时而在波光中起伏，时而在浪尖上嬉戏，快活极了。漫步浅滩时，更显得风姿绰约，仙韵飘逸。我还发现，有数只大天鹅用喙啄起湖面上的浮萍和枯草，游到湖边，置于沙砾之上，往返多次，将湖面一隅打扫

在福州市六都平原南部，梅溪上游的安溪在这里绕了个深弯，形成一条长长的玉带。一片延展百米宽、翘角飞檐、古朴典雅的民居建筑，坐西朝东落在河湾内的玉带环抱里，这里就是宏琳厝。

从安溪河畔隔河而望，从近到远是由低到高的五重平行山脊，被称为“五重案”。宏琳厝就这样背靠柯洋仙峰，“门迎五重案，前有玉带环”，山环水抱、藏风聚气，饱受山水灵气之润泽。无论从哪个角度來看，这里都是非常理想的居住环境。

宏琳厝始建于1795年（清乾隆乙卯六十年），占地面积17832.28平方米。采访时恰好遇见屋主黄德展，老人今年75岁了，他对我说：1994年11月，他从《中国建设报》上看到一篇文章，称甘熙故居为中国最大古民居，他曾专门撰文表示质疑。纵观全国著名的古民居，如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屋场”的湖南省岳阳县的“张谷英”大屋，其占地面积只有9000多平方米；山西“王家大院”、“乔家大院”等都是院落群体，并非单个建筑；福建永定最大的土楼也仅11000多平方米；著名的江南民居建筑群——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的“甘熙故居”，其占地面积也仅14000多平方米；宁波镇海区“十七房”，只是17栋房相连的建筑群，外有围墙。由此可见，中国最大的单幢古民居当属福建闽清的宏琳厝。

宏琳厝始建者据说是药材商黄作宾、黄宏琳父子，当时从闽清六都一个地主手中购得地皮建造，用来优质木材7万多根才落成这座古厝。黄作宾认为自己体弱多病，故以其长子宏琳名字命名为宏琳厝。最鼎盛时期，这里居住着600多人，清一色的黄姓家族成员。宏琳厝整个建筑按中轴线对称原则设计建造，厅堂、住房、天井、花园等都对称分布。厝内廊道迂回，纵横有序，通风采光充足，结构科学合理。厝内有大小房屋666间，配套建有30个天井、25个花园、35个厅堂、36个风火墙、13个大门、近百扇小门，可供千余人居住。据载，偌大宏琳厝，为一次性设计，建造28年始成。